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十五







十七史策要

晉

十八



李密辭爵命疏

泰始初，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

臣以險釁，氣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以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烝然九之，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良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訢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疴弱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賊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人之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隤倮，保卒餘年。臣生當殫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周謨上兄顯不蒙褒贈疏

三敦平，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顯。時謨為後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顯，首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





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傳。得與  
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劣。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  
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已。慈直醜正。身由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  
有隙無二。歎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  
來實多。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  
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顯恩。閔得充近侍。  
臣時自啓。欲令閔還。冀臣亡父侯爵。時下毒。使亮並侍御坐。壹去  
事了。當論顯恩。時未淹。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臣已蒙清後。  
王登久遠。猶在論議。以顯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紉紹之不違難。  
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頭有餘青。獨負殊  
恩。為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田哀歎者  
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莫不報。設復重表。然後追贈顯官。

溫嶠乞宥王敦參佐疏

時制王敦綱紀除之。參佐蔡錮嶠上疏曰

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堪。骨  
肉所不能間。題其朝者。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  
君子道窮。數盡。遭養時悔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  
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異。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  
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狂入。世當宜施之以  
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當受同賊之責。貴負其心。陛下仁聖  
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重。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  
之。

庾亮謝罪疏

亮銜蘇峻舉朝謂之不可。亮不聽。峻遂舉兵反。及峻平。亮泥首  
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寬山海。帝手詔慰喻之。亮上疏曰

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感厲。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謬議彌興。  
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踪展轉。使煩顯任。先帝不預。臣參侍醫。  
稟。登遺顧命。又陳聞後事。宜六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



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道義貫自然哀悲眷  
怒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過志身  
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帝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  
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退乘  
寵騎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  
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繼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  
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并心塗  
地立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誅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  
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矣  
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  
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  
之年竊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  
草澤思營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獲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  
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  
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懲戒之綱矣

元溫罪狀劾浩疏

浩為姚襄所敗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

案中軍將軍浩過秦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  
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榮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  
位居台輔師傳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  
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詐疑誤  
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稱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  
遲拯拯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更生風塵遂使寇  
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瘁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  
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  
收合無賴以自強備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  
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先帥姚襄率眾歸化遣其子弟入質京  
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姦所賣義該惶懼用



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臣。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系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居處無地。大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退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晉坐廢爲庶人。

顧悅之訟商浩疏

浩爲姚襄所敗。元溫上疏罪浩。廢爲庶人。及卒。故吏顧悅之上

疏訟浩曰

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商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栢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脩復園

四百七

四

陵不虞之變。中路相蹶。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開。懸棺而空。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許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王獻之明謝安忠勳疏

謝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惟獻之與徐湛。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上疏曰

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擢。則契齊筮。結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疆猾消殄。功勳旣顯。投鼓高譟。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屬。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



其著躍始終事情繼續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身妻曰夫伏惟堅下  
留心宗臣登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謝玄乞旌表周墟疏孝武詔曰

墟為梓潼守陷於符堅守節不屈肯死於秦其子與迺致其喪  
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

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  
梓潼太守周墟執心忠烈厲節冠庶遂嬰禍荒裔痛哀泉壤臣每  
悲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宜告并州訪求墟喪并索其  
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至心  
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  
帝詔曰墟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勳表義節國  
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桓冲乞追錄吉挹疏

挹為魏興太守符堅將韋鍾攻陷魏興挹為賊所執閉口不言

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劭西臺領履隕身守節挹世篤忠  
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  
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父處兵任委以邊  
戍疆場歸懷晉稱所益前年伐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  
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賊千計而賊并力攻圍  
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  
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  
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  
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  
朽惠隆泉壤美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陸機薦賀循疏

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其有作即陸機上

疏薦循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濂茂子鑒清遠眼膺道素風採凝峻歷試  
二城刑政肅穆前萊陽令郭詡風度簡曠宏識朗茲通濟數倍于  
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尤切訥歸家巷墮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  
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遂無階緒賈州當雷智  
所為恨恨巨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  
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  
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  
城職者誠非聖期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  
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科  
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

眉山列

下

一

十四

四書子

六



眉山新編兩晉策要

晉書十一

羊祜參佐上杜預牋

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  
會。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無事。祜執德  
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日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頭命。來撫南夏。既  
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喁  
佇群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  
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關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  
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塚。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  
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  
也。履謙積懿。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憇。  
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  
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  
開府而不備寮屬。引謙之至。且見顯明。及扶疾辟。古未到而沒。家  
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天篤終遠。人德歸厚。漢  
祖不惜四干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

摯虞上齊王固訟張華牋 齊王表附

華為趙王倫孫秀所害。倫秀伏誅。齊王固輔政。摯虞致牋於固曰。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  
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荅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  
之輔。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  
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  
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  
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  
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固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  
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左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房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憐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正被其害歐陽建寧無罪而死百姓湮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欲降在乞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若子孫內詩人以為刺臣備亦在職愚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

劉引與劉喬錢

喬為豫州刺史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與州以范陽王曄領豫州刺史喬不受代發兵距之征南將軍劉引與喬錢曰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不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非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其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言廢踐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猶介之譽哉况湯國屬使君庶幾周之宗盟踈不間親曲直既均真有所在屢誓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外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紛王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引實暗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為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及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越將討喬可文與越書曰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遂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命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臣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



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  
救射鈞之難而相管仲晉文志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  
何有哉耳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斯臣用權明廷困逼此四  
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心所難忍以不逆為  
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運旗推  
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為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誤  
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身乘  
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耻同儕自為壽寧貢獻所  
懷惟足下圖之

又上表曰

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  
從命討之臣以為喬亦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殉國  
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遞之非尊威  
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待

正月十一

於群生大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之為患  
明且為逆則其反而互為衣首載藉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  
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行師之困而  
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剗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  
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關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  
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高自今以後其有不波詔書  
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代之詩云誰能執執善言不以羅若誠懼之必  
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

王豹諫齊王回牋

齊王回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回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  
回曰

豹聞王臣嘗書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榮存社稷者也子以為  
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道其諫者無罰不  
足以為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善而逆耳之言



未入於聽。豹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  
終。乃事勢使然。未為朝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入國定家。故復  
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轡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  
根於明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二面貢王。各以方  
剛彊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聖明公翼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  
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  
進則九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永安。未知其福。故以殘見陳  
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疆兵。不  
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  
成都為北州。伯統河。益主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  
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  
良才。命賢舊。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  
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宴。敬之  
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  
都也。書入無報。

重上牋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  
勅可否之旨。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也。伏思  
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  
聖所以戰兢兢。日具不暇食。雖休勿休者。首周公以武王為  
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朝政。執德引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  
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告東三年。賴風雨之  
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且之禍。未知所限  
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  
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悉禍潛起。輒在呼噓。豈  
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  
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



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死。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整皇家。負御之家。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野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聞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謹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固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

庾亮與郗鑒牋

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諸將。並不奉法。亮欲率衆黜導。以諸郗鑒不許。亮與鑒牋曰。

昔於蕪湖反覆。請彼罪雖重。而時與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

五月十一

五

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王之少也。不宜進賢。我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于明辟。不稽首歸政。庸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友。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益於驕。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舍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待與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異其富。謝往。慶懼而脩己。如頃日之繼。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懼。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茲不埒。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等。以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

王述諫庾翼移鎮牋

述爲庾永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



欲移鎮避之述與冰棧曰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罪邪。將是情邪。若謂為罪。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極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策。又江州當併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駁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拯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關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忘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縻弧之謠。而成衰妣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人。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履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今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之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冀遂不移鎮。

下臺辭起復牋

元帝鎮建鄴。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與。甚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離葬起復舊職。屢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臺

檄陳曰

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致事志家門。工父往為中書令時。臺蒙犬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祗就。門戶遇禮。并寬易名。得存親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為苟晞所召。恐是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豈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臬懸。臺亦嬰病。且自歸闕。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能顯望。復以無禮。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願以命臺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乃臺為尚書郎。臺欲西北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



蜀童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童以陋賤。不能宗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根。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類。昧冒笑進。若廢盡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童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疑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童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于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童委質三府。漸舟五載。考效則不能已。童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慈怒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

彭佑論表贈顧榮未至跋

元帝欲表贈顧榮。依齊王功巨格。吳郡內史彭佑跋曰。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為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日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士。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疎屬。增岷艱險之中。逼迫

蘇施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忱悌。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眾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為國。歷年通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乎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幃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正為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眾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開倉粟。以俟大軍。故國安物。良以義成俗。今日國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為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



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八十五



杜預為黜陟課奏

預奏始中守河南尹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遠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曠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畫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摠集採案其三年歲處優與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鈎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上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

杜預定律令奏

預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曰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



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法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各例以審趣令甲編墨之直去析新之理也詔班于天下。

### 王渾元會問計吏方俗奏

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

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取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相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凶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詣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

### 李重議霍原舉寒素奏

燕國中正劉沅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左長史荀組以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草野之與寒素洽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

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已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惣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品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用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實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或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韜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各立措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



後將軍嬰河南尹執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  
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始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  
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  
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脩述儒  
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特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  
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

溫嶠軍國要務奏

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  
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

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一方守御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  
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裨特二千兵  
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接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發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  
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設實司徒置田曹

五十三

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謹恪奉公足  
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  
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  
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亂緣江上下皆有良  
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難糶糶食之人  
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  
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二軍後代建官漸多誠  
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  
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  
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  
可精祿率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  
藉田以供粢盛舊置籍田虞夏之官今臨財而求既上黷至鄙下  
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蒸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  
使命愈遠益宜得中宣陽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



人。爵尊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誅。誠由凶戾凶矣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高仲堪分梁益所統奏

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省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貫蜀之關。鎮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六非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沱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既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遠得三郡。心王。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而哀吟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汗龍傾軌。關中餘燼。自相百劫。梁

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托牽制。莫知所從。致多巴宕二郡。為僻僻所覆。城邑空虛。土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僚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緣。今令不一。別劍閣。非秭佻。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羌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一。加逐食鳥獸。資生未立。苟順符拮。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掣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口。懼亦分位之本。自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今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劉隗劾宋挺阮抗奏

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云。挺娶其愛妻為小妻。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



挺背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魍魎。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特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肅勳忠。又唯近仁賢而褒求，職污塵頑，用置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曰：挺已喪亡，不復追賚。愚意暗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

劉隗劾周進劉胤濫刑奏

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子伯，而血流流。隗奏曰：

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審。自漢蒸荒，被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案行督運令史淳子伯刑，並著社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亦四尺。

晉十三

五

五十二。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許辭稱枉。去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等受賂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之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鑿冤明時。謹案從事中郎周進，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非庶無枉人，不稱許。而今伯枉同周青，冤竟哭於幽都，許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把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管並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進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傅咸上世俗奢侈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王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於節也今晉土曠人稀而慮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傅咸上選用不當立限法書

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曰

臣咸以為天興化之要在於官人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若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問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類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苛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耻者也苟委任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使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王渾諫遣齊王之藩



武帝時拜尚書左僕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曰：伏承聖詔，震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其不可。遂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且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号，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由駿各處方任，有外內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今天下窺陛下有不宗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懼，且庶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天楚七國弟亂之歎。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由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雖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離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有國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瑛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愛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專每盡善，莫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

問續訟太子寃書

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譴謫。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重寶，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



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明儒素如衛瓘周  
文右詹躒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  
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  
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  
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稼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  
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  
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嘗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  
可以為戒。悉其被斥。奔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  
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  
應答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墓。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  
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  
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  
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  
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  
勤。更馮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  
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奢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  
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  
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  
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  
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  
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  
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  
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  
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  
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  
將同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  
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  
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



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廟寺慙慙之誠昔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類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槨伏須形誅書御不自

復上疏

賈誼被誅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闕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忠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号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資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大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免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祖國太平至忠憤發清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歸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壓至望以崇老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邠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詎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詎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大嚴擇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使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也說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人平安向使晉法得宥為義



官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天子得如那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  
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其凶毒  
藥無緣得設天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  
於道改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素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  
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  
警嚴者復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君有不虞  
疆臣專制茲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權佑之恩同於那吉適  
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今目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群  
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  
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來固儲副以安後  
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  
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裴情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  
且依借為訛以寵其寵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  
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眾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又

五月十七

五

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勤  
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  
衣南安朱冲止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  
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  
念脩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主者也豈可擇  
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  
儀使與古同於相切曉為益晉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  
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矣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為賓許同牀  
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也天子之子  
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  
難耳王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豈不勉哉晉周公親撻伯禽曹叅  
笞盜一百聖考慈父豈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類相  
罪責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  
盡五日一朝於步既簡於恩亦疏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



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權庶人。萬機事多。改職私  
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  
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觀哉。續又陳今  
迎太子神柩。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  
其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  
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古故求副。蓋國欲依却吉故事。距  
遠來。世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  
肯見與。世入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  
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  
實自宜然。臣謂其介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莽故將  
鍾會。文帝嘉之。如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  
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  
全三族。如郭敬。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  
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  
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  
六。更相翕習。故世号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  
閭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首為臣寒心。伏見詔  
書。稱明滿奮樂。廣得郎曹亂。與謐親理。而亦疎遠。往免父喪之後。  
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職責之。潘岳謐。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  
人士著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且恭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  
咸去清當。臣獨謂非但去微。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  
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陸雲薦張贍書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送。移書吳常。薦同郡張贍曰。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街世。穆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諱以教  
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漢。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  
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運。運之會。



贊天人<sub>之</sub>期<sub>博</sub>延俊茂<sub>熙隆</sub>載典<sub>伏見</sub>衛將軍<sub>全</sub>同郡<sub>戎</sub>瞻<sub>茂</sub>  
德清粹<sub>器</sub>思深通<sub>初</sub>莫聖門<sub>樓</sub>心重<sub>內</sub>啓塗<sub>及</sub>階<sub>遂</sub>外樞<sub>矣</sub>抽<sub>畫</sub>  
賈於<sub>秘</sub>宮<sub>披</sub>金<sub>勝</sub>於<sub>玄</sub>夏<sub>思</sub>樂<sub>百</sub>氏<sub>博</sub>採<sub>其</sub>珍<sub>辭</sub>邁<sub>翰</sub>林<sub>言</sub>敷<sub>芹</sub>  
藻<sub>採</sub>微<sub>集</sub>流<sub>思</sub>心<sub>洞</sub>神<sub>論</sub>道<sub>屬</sub>書<sub>篇</sub>章<sub>光</sub>朝<sub>含</sub>奇<sub>宰</sub>府<sub>晏</sub>公<sub>門</sub>  
棲<sub>靜</sub>隱<sub>竇</sub>淪<sub>虛</sub>藏<sub>哭</sub>駭<sub>震</sub>龍<sub>鼓</sub>錦<sub>緇</sub>衣<sub>被</sub>玉<sub>曾</sub>泉<sub>改</sub>路<sub>懸</sub>車<sub>村</sub>萬<sub>考</sub>  
盤<sub>下</sub>位<sub>歲</sub>季<sub>屢</sub>遷<sub>摺</sub>紳<sub>之</sub>工<sub>具</sub>懷<sub>愴</sub>恨<sub>方</sub>今<sub>太</sub>清<sub>闢</sub>宇<sub>四</sub>門<sub>啓</sub>爲<sub>倉</sub>  
玄<sub>綱</sub>括<sub>地</sub>天<sub>網</sub>廣<sub>羅</sub>慶<sub>雲</sub>興<sub>以</sub>招<sub>龍</sub>和<sub>風</sub>起<sub>而</sub>儀<sub>鳳</sub>誠<sub>巖</sub>穴<sub>耀</sub>穎<sub>穎</sub>  
之<sub>秋</sub>河<sub>津</sub>託<sub>乘</sub>之<sub>日</sub>也<sub>而</sub>瞻<sub>沉</sub>淪<sub>下</sub>位<sub>群</sub>望<sub>悼</sub>心<sub>若</sub>得<sub>端</sub>委<sub>太</sub>學<sub>學</sub>  
錯<sub>綜</sub>先<sub>典</sub>垂<sub>纓</sub>土<sub>階</sub>論<sub>道</sub>紫<sub>宮</sub>誠<sub>帝</sub>室<sub>之</sub>理<sub>寶</sub>清<sub>輝</sub>之<sub>偉</sub>臨<sub>廣</sub>樂<sub>樂</sub>  
九<sub>奏</sub>必<sub>登</sub>昊<sub>天</sub>之<sub>庭</sub>韶<sub>夏</sub>六<sub>變</sub>必<sub>興</sub>食<sub>上</sub>帝<sub>之</sub>祀<sub>矣</sub>

周穆乞遷都壽春書

覆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胡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  
策迎天都壽春永嘉四年上書曰

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幾旬危逼臣輒與祖約裴靈華譚

孫惠等三十人伏思文討僉以斯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

徙方今王都聲乏不可久居河胡蕭條嶺函險澁宛都屢敗江漢

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岳名川四

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禦且

連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險守約用保宗廟

夫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頓檄前北

中郎將裴靈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

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今

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勳力以啓南路遷都再寇其計並得皇

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

庶報萬分朝遂次隨猶生之願

東晉群臣勸進書

元帝始鎮建邺建武元年六月景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  
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杜稷時難則戚蕃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寡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三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辰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台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聊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豕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大逆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并厚荒涼百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荷寵三世位廁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胡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言表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曰為五伯之長晉有麗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杜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立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初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蹶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難大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救大順以号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叙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公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通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誦歡飲者無不思于聖



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運理之木以為休徵  
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  
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凶夏之趣昧死上尊号願陛下存舜禹至公  
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  
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  
生繁華於枯槁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  
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幾  
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  
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  
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却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  
人之志內以固圍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好我者勸惡  
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不燭深  
謀遠慮出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  
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廷與  
觀盛禮踴躍之懷兩望闕極帝優今答之

紀瞻勸進辭

長安不守瞻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

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卒目  
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  
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恃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  
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館北極百川之  
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  
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  
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  
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也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  
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茲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危運纂  
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廟開宇  
宙大業如此今皇都燔蕪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



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收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  
大人要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



眉山新編兩晉策要

晉書十五

王導上脩學校書

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

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有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而教之使化禋肌習音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于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而朝所謂未有二而遺其親義而後世君者也自頃皇朝矢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二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于弋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莫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盛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塗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漆風漸者刻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後補王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養煥情揖讓而服四夷統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其納之

丁潭上時事書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



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三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效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官故難以速成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鉅寇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者由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弃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刀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虞預直諫書

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謏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

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主德益顯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有之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時身教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去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諷才足喻然臣風之馭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嘉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盛重甄魏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賢求則可致而求帛未資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治而雍熙有關者也

譙王承恭甘卓書

元帝時為湘州刺史王敦作逆承與虞暉虞望等同為義舉敦遣魏文李恒甲卒二萬攻承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

季患足下勞於王事夫綱暫圯中原立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請自罷官君以暗短託示自營仰豫



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百仁皆以死脫岐路至止尚  
淺凡百茫然豺狼易譎遂肆醜毒聞知駭駭和氣衝越子來之義  
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  
衆然追於君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  
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  
以量足下若能卷曰霍府猶或有濟若其孤疑求我枯魚之肆矣  
兵聞批速未覩工澤李思足下勉之勉之

高松代簡文遺元温書

簡文輔政引松為撫軍司馬元温擅率衆北伐簡文患之松曰  
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  
判矣使於坐為簡文書早日

寇難宜乎時會豈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引斯會非足下  
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  
不可也始而不軌重煩所以深用准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  
變察之所駭遊聲噂呷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  
能望風振擾一時明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云矣  
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後保固維家所以內愧于心  
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效一也天下  
安危繫之明德元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孔著所  
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勞而不盡哉温得書遂鎮

傅咸答楊濟書

楊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  
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重正作癡後為使耳左  
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言以君盡性而迄未易居之任益  
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威答曰衛公古河色之殺人此甚於  
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  
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正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



厲器擊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嵇康與山濤告絕書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苞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也老子莊子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抑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癡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向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文讀老莊意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目廢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

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辭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累百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疆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究之今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汝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願此恨恨世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濁琴一曲志意思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三塗期於相致并為權益一旦道之必發任疾自非重傷不至此也



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

陸丞上吳王晏書

雲為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

臣竊見世祖武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造，虛安發所，詔厚戒曹李，國家繁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以蕩，遂已成風。雖嚴詔，而後俗滋廣，且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自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以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要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宗器，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九時望，臣以几才，拜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可采，乞垂三省。

孫惠于東海王越書

惠好學有才識。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

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資叡哲之天，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期，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護之俗，蹈踏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毒，後抱志懷，則見害賊。臣鋪槽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此，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蹇蹇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天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勾踐喪免，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契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造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相東夏之雄，龍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令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群王。芳收雄俊。



廣延秀傑糾合舊或明其賞言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  
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  
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之象著明譚譚章見違天不祥奉時  
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引勞謙日具之德  
躬吐捉求賢之義領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  
舍奇謀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道遙川岳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  
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  
此衰運竊慕皇眷甲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  
襁難思以管穴眈佐六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憤宸  
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激倖在險請從  
怒宥之例明公今旋軫日子之邦死轉名義之國括摩則五獄可  
傾呼嗚則江湖可竭况復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  
朽猛獸吞孤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  
助復不能為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  
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元曳於糞壤  
形骸捐於溝壑非其口無忠貞之詞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  
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及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  
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嗚嗚四  
海注目社稷危而後安宗廟替而後紹惟明公兄弟能引濟皇猷  
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  
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鳴立計  
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  
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來  
軍專掌文跡

温嶠與陶侃書

蘇峻反嶠要陶侃同赴國難推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  
率兵詣嶠雖許自下而未發復遣龔登嶠與書曰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豈增而不可減乎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



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徒高首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顛編繆徃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備當一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擱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飢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蒸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滿無道囚制人士揀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戒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蔡謨與庾冰書

王敦造逆乃協出奔被殺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不在其例庾康田劭于彝上疏訟之時庾冰執政蔡謨與冰書曰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嘗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宣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君乃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且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廢廢人下



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寧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謬。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者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堪、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領身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負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處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善教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命，以明有忠於君者，繼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

陳頤與王導書

頤字延思，好學，有文義。袁粲薦於元帝，為鎮東行參軍。粲用法，兵二曹，頤與王導書曰：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負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氣，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引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



宣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奠耳。建興初。制板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顯議諸僚屬。乘昔西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為俗。復寒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董。以至傾國。以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隈。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攝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賀循報諸葛恢書

有揚方者。好學有異才。諸葛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虞預稱羨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曾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收賢中逸。群邪聞處。舊當愛。由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出襄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待苗。幽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涼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曾許子將拔樊仲。召於賈。賢郭林宗。成魏德。公於武。叔足下志隆此業。一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

新刊十七史文粹卷八十八



眉山新編兩四日策要

晉書十六

庾翼報庾冰書

劾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

劾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起私累日涉亦不稍以此察薰之也既雅步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僂彊以為底蘊時有行法輒施之寒暑如往年倫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輦而直行殺倉督監以塞青山還作餘姚半任而為官出三千戶政雖不倫公還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之船頭到清相遠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將蓋江東事去莫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州州所統二十郡唯長汝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有異邪翼有風力格發發言立論皆如此

晉書十六

王坦之合謝安書

謝安愛好聲律其功之博不發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

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辨情義無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耳若繫軌跡宗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言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引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在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自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浙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復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王坦之與殷康子書

坦之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三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一歲以至公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隆。謙義生於不足。故時衰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重。而成名於彼。孟子反范處毀。而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少。人之所貴。我不可辱。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謙。而不在於誇。潛匿迹在於遠。顯而不在于求。是於是謙。失之義與。矜而俱生。卑招之義。與矜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樂效於寥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陰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道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澁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在黨以攻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本。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契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乎。公莫貧而忘於諒哉。

便翼胎商書

浩字深源。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拜居墓所。幾將十年。王蒙謝尚相與首之。知浩有禮然之志。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便翼胎浩書云。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相諸君。外託便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之而榮。足下少標令名。十示年間。位經內外。而欲卷居私貞。斯理難全。夫濟一持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顏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清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欲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起。然猶生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致口。惟云談道。實長薰競。及其末年。人益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南自申述。



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弁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

王羲之報商浩書

羲之少有美譽。朝廷愛其才器。頃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勸使應命。遺羲之

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豈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臣護軍也。

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王羲之遺商浩書

商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其功至。浩遂行。果為姓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引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須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且更虛已求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



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均者。引各責躬。深乞與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九稱當權。之活而敗。喪予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屬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言。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劫。刑徒竟。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又與會稽王書

義之又與會稽王書。陳浩不宜北伐。并陳時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

卷之十

四

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至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詎獨運之明。足以適眾。暫勞之弊。緣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及勝。必且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纏繞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與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諱。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今彭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



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遠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置  
間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議。況則大臣未行。豈  
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  
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  
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  
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負之憂。不獨在昔。豈樂鹿之游。將不止林  
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國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  
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王羲之遺謝安書

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  
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至之事多見從。又遺尚  
書僕射謝安書云。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具此  
一郡。父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遠濫是也。吾意望朝廷可

五百一

五

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九縣。命  
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立降。今在疆塞。極難  
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  
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願自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  
輕者在五曹。主者泄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  
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楊州一良刺史。使足統之。況以群才  
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足。而時意  
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  
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士叛散。不反者衆。  
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泥困。莫知所出。上命所著。上道多叛。  
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誦諱。諱據不  
信。家及同伍。尋復士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  
醫者。死亡絕沒。家戶空盡。老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



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終。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愈肅實重。非適時之宜邪。

王羲之與謝萬書

羲之既去官。憂將無事。與吏部侍郎謝萬書曰。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隕冠。或汗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驚。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隨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談。雖不能與言高談。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其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乃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負之韻。而俯同群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止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不所由。晉其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力不能用。果敗。

君數齒齒植松書

為萊陽太守。相溫弟抄。有才氣。素與數齒齒相親。善數齒齒。罷郡歸。與秘書曰。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且言之所能。且也。每定自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令。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看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盛之所傾幣。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故宅。遺事猶存。星列備目。瓊瑤常流。碌々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分芳起於椒蘭。清知音生乎琳瓊。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儀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士。不如疇厚。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外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袁喬與褚良書

喬與褚良友善。及庚獻皇帝臨朝。喬與良書曰。

皇太后踐登正阼。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况策名人。且而交媿人。父天性收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塗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興歎。况與將軍游處必長。雖世書先後。而與未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談淺肆。耽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管。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為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焉得禮。

殷仲堪與謝玄書

謝玄鎮京口。請仲堪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

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必令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无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豈不同衛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晉探招。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斷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



甚昔孟孫獵而得麋使秦西以之歸其母獲而悲鳴不食而放之  
孟孫赦其罪以薄其子禽獸猶不可雜况於人乎夫雉鷄燕鳥也  
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  
使邊界無貪小利疆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  
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涸函谷之不閉哉立深然之

韓延之報劉裕書

劉裕征司馬休之密書遺休之治中韓延之延之報曰

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盡莫不恆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  
故也辱來跋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中西體國忠貞款  
懷待物以君有丘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母事詢仰譙王在  
以微事見効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  
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  
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使及兵戈自義者以來才伯華  
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  
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進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  
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今代人之君伯人久刺其可  
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潘死於問闔之間諸葛亮於左右之  
手甘言託讓勇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之靡款懷之士聞外無自  
信諸侯以是為得筆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  
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派渾濁當與臧洪  
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

孔坦與石聰書

石勒新死李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歸坦  
與聰書曰

華戎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  
凶滑夏乘釁肆虐我德維襄天命未改乾坤啓再會之慶中興應  
靈期之會百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  
誓命戎狄之手蹈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未對痛心疾首天罰



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目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  
丈同焚。實急所歎。哀於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委龍是計。彭  
譙使至。屈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  
己。何知機之先覺。研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無聲息。將軍出自  
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注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  
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  
宣之司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實融  
之保。西河黠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率輔弘  
納。雖射鈞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子。無曩人  
之嫌。而過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永陸齊舉。  
熊罷踴躍。競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  
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圭。區區之情。還信所具。  
夫機事不齊。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

人懷恨。

眉山新編十一頁文粹卷八十九









